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丛书



昆明王灿惕山 著

蔡川右 蔡雯 选注

知希堂詩選註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王灿惕山 著
蔡川右 蔡雯 选注

知希
堂詩選注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知希堂诗选注/王灿著;蔡川右,蔡雯选注.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367 - 2556 - 6

I. 知... II. ①王... ②蔡... ③蔡... III. 诗词—
注释—中国—民国 IV. I222.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368 号

责任编辑	李安泰 晋存真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2556 - 6/K · 662

知希堂诗选·序（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为近代滇南著名诗人王惕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先生哲嗣王志符教授昆季从先生建国前梓行之《知希堂诗抄》正集二十卷、续集一卷及家藏续集二至六卷、别集二卷、补遗二卷计二千余首中，精选三百首，将付剞劂。以予曾受知先生，亲炙既久，而又与志符结契六十年，时相过从，嘱为之序。犹忆四十五年前，先生尝序予诗云：『诗之为道至大，不立乎学问之本，则根柢不厚；不得乎性情之正，则趋向不端。』而予为诗每多偏激之辞，穷搜刻峭之句，求其植根于沉湎经训，趋向于调理性情者，相去甚远。盖亦夫子自道，陈大义以勉后学如予者也。

先生弱冠能诗，清末以高等学堂高材生选送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以有志于诗文，课餘译日本学者古城贞吉所著《中国五千年文学史》数十万言行于世。辛亥革命后毕业回滇，任都督府法制编修、秘书官等职，并执教于云南讲武堂将校讲学会，学员中有新中国领导人朱德元帅及杰出军事学家杨杰将军等人。护国之役，先生以督军公署秘书官，执掌机要文电，于光复与有力焉。一九一六年任云南省驻京代表，公馀创办《共和新报》，主编《说言》月刊，鼓吹民主法治，不遗余力。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任云南法政学校校长、高等法院院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抗战军兴，出为云贵监察使署秘书长。一九四五年兼任云南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法制史，并在五华学院讲授诗古文辞。一九四九年病故。著有诗文集、地方志及地方诗文选多种行于世。

纵观先生留学江户，翔步滇中，客食燕市，宦游江南者数十年，始终不废吟诵，及老而弥笃。其间羁旅吴会，尝与近代诗伯陈石遗老人及章太炎、张仲仁、金松岑、李印泉诸公诗文往还，及任职理曹，又与金陵名宿冒广生、吴梅、蹇先集、靳志、陈懋咸、杜福堃、曹经沅、胡奂、关赓麟诸先生共结诗社，相与唱和无虚日。其诗变而益工，騷騷乎入唐宋诸贤之家矣。冒鹤亭称其诗『出入杜韩苏黄』，而陈虚谷则谓其『沈浸于杜，而以苏黄横恣矫健之笔出之』。盖善为诗者，虽有所承袭，终复自成一家。元祐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不规规于古人，竟以己意相高，各自成家。乃知诗者才有独擅，致有独会。先生之诗，何莫非然。陈石遗评诗不轻许人，而独称先生为『滇中近代崛起不可多得之诗人』，非过誉也。

昔白居易与元稹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古今，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先生丁逊清叔末之运，环顾列强交侵，疾首内政腐败，悯黎民罹涂炭之灾，哀家国有陆沉之痛，宜乎不能无所感触，有感触而必思有以泄之，不获已而一寓诸五七言，以启发其愤排之气，摅散其郁结之情，非偶然也。

自甲午以还，先生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北伐战争、八年抗战，近五十年之国家变故，其间革命潮流起伏，政争纠纷，内战频仍，无一不以诗记之。仅已刊行之正集二十卷、续集一卷中，有关伤时感事之作，即达一百二十余篇。如一九〇七年赴日本过《越南道中》及《日韩合并感赋》二首，痛失藩篱而唇亡齿寒也。《由粤晚泊香港》与《下关》二首，刺割地

赔款丧权辱国也。一九一五年所作《送李子鬯从军》及《丙辰正月送北伐军士从军行用工部兵车行韵》，则美讨袁也。不意再造共和之后，出现南北对立，军阀混战，故有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三年间所作《乱离》、《志慨》、《食人》诸作，历陈官军聚敛无度，哀鸿遍野，人与人相食，卒至『人民真不如犬畜』（《偶感》）极言官军竭泽而鱼，民生凋敝。内争结局，胜者为霸，败者『不然去而逃之他，海外寓公计已熟』（同前）。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出兵山东，强占济南，先生《感赋》四首，爱国爱乡之情，跃然纸上。一九三〇年《上冢》、《封马》，可以想见先生当时对时局悲观之心境矣。一九三一年后，先生与白下诸贤为金谷兰亭之会，酬唱尤多。然亦不忘国事。如《简吕天民志伊》，一九三二年《次子鬯寄自腾冲元韵》等，道出国人同仇敌忾，欲战不能之悲愤心情。而此时此刻之先生，于无可奈何中太息：『外寇已深侵腹地，群雄犹苦斗心兵』（《苦雨不能出门偶感》）。芦沟桥事变前夕，先生慷慨作《吾衰》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次定庵感事元韵》以寇深归于十年内战，可谓一语破的。一九三九年《赋呈曲石将军》诗中坚信『一成一旅足兴夏，寻见四海还清明』。一九四〇年《赠李协和烈钧》，抗战必胜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每以爱国诗人陆放翁自况，两次为陆祝生日诗。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而先生终能获睹抗日胜利，亦云幸矣。

夫诗，心声也。鼎革前后，滇南风气大开，文采映照。赵樾村先生主宰诗坛，先生籍甚当时，自兹以降，品评先生之诗者众矣。观览商略，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属对稳切，格律严谨者，比比而是。顾时俗之所重，而作者之所轻。先生恫瘝在抱，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能言人民之所欲言。姚安由夔举谓其『美兴比刺』、『系怀国事』、『直摩

少陵诗史之全，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至若以微婉之词，托讽喻之旨者，如《谭组庵延阁诗册题后》，可谓哀而不伤；《谒中山陵》可谓怨而不怒。苟非源才导学，植根深厚，陶熔性情，其孰能至哉！

后学马曜谨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金天羽序（一九三一年）

灵岩之巔，浮图卓霄汉，老鷹坐其脊。夜漏尽，朝阳之升，眈引其吭，临风而吟，则环吴城百里之鸷鸟，嘎然起，叫啸以应之。虽隆冬风雪不弛其职，气类之相感然哉！鹤望生载酒以游，尝犯风雨，拏舟渡太湖，登缥缈之峰，横吹铁笛，其声嘹亮哀怨。吴越山水间，樵童渔妇，咸踟蹰累唏，行忘归，坐忘餐，三日而后宁其魄。已而宵吟一室之中，则四方能诗士，梦寐间，宛若鹤立戍削之人，被羽衣，戴远游冠，朝济夫东海，而夕宿乎林屋，往往走万里叩吾门，以订文字之交，斯非徒声气焉，心灵之相感通，山川不能间之矣！

王君惕山家昆明，与余未尝有一面缘，未尝通一札，投一什。且滇于东南，辽绝万里，高山大岭之关隔，瘴江蛮箐华戎之间阻，而余于梦寐中，亦若见有精悍短躯体之人，被发仗剑，戴七星之冠，而为斩蛟伏虎之戏于天之西陲，亦谪矣哉！洎惕山一日造吾门，而质以梦，惕山喑然曰：『嘻！吾冠乃豸獬，吾法则为司空城旦，而非旌阳吕岩辈之所谓法也，然吾以执法故，忤

天池之怪物，乃挂吾冠而来居东。吾官虽法，吾好诗，吾亦宵吟一室之中，而精通万物，知鹤望生之诗且十年，生亦知我，曷序吾诗。」

惕山虽谈谐简率，不局促守威仪，尤意趣之过绝人。当其持正论，触忤豪强，自谓责育之勇不过是。而其诗抑又清丽和雅，有嘉、道间吾吴诗人风。人谓贤者不可测，吾则愿与惕山异日登点苍之巅，浩歌长啸，摄千古诗人之灵气，而与为酬答。余与惕山诗体之变，又孰能测之哉！

辛未仲秋 吴江金天羽

陈懋咸序（一九三七年）

岁壬申，与昆明王君惕山共事法曹，始不过为恒泛交，间虽讨论案牍，而簿书之事，不足见君之深也。既而渐及文艺，有所作必互相示，因而相与论学论世，乃知君固蕴蓄宏富。凡古今政治得失与夫学者立身应世之道，靡不详究而洞明焉。

久之，君以所为《知希堂诗》十九卷见示，曰：「吾聊纪数十年闻见经历而已，诗固不足存也。」余谓：「昔昌黎韩氏之称杜老也，曰：『流落人间者，太乙一豪芒。』」苏氏亦曰：「此老诗外，大有事在。」然则，古诗人之蕴而未发而尤可敬慕者，殆有十倍于其所传者存乎！

今读君诗，其在滇所作特多。其间留学江户，游食旧京，羁旅吴会，以逮从事理曹，有所感慨称情而言，其旨悲悯，其词激越。盖沉浸于杜而以苏黄横恣矫健之笔出之。而三十年来，政争

之纠纷，国是之淆乱，民间流离困苦之状，展卷视掌，益以知君怀抱深窈，其胸中所蕴而未发，诚有十百倍于其所为者。然则，此区区者，又奚独以征其闻见经历已耶！因书数语，妄自附于知君之列，其或有当于君心乎！

丁丑春日 闽侯陈懋成敬识

由云龙序（一九三七年）

诗之易于流传者，有二途焉：达官贵人，耆年硕望，抹涂咳唾，尽是珠玑，依附声光，争相传播，此其一；通都大邑，胜地名区，词客往来，诗家荟萃，以数语之隽永，或一句之褒嘉，朝诵诸口，夕遍千人，标榜相高，俨然名士，如明之前后七子、五子之属，此其二。若夫僻壤遐陬，声华阒寂，仰屋长吟，闭门自写，虽乏胜侣，宁少佳章，然而没世无称，覆瓿奚惜！如吾滇之雕肝镂肺，暗然莫章者比比，岂非以地势之所限，而非学力之有未逮者耶！

滇人之以诗鸣者，自钱牧斋《列朝诗集》首列杨文襄、张愈光、兰芷庵、木公恕诸人。朱竹垞《明诗综》继之增郭舟屋、木长春。次则沈归愚明清诗《别裁》又增赵玉峰。王兰泉《湖海诗传》增周立崖、钱南园、袁陶村、袁苏亭、陆江坪、陆树人。金淮生《金粟斋随笔》称朱筱圃、宋梓侪、赵樾村数公。惟李伯元《南亭四话》推许黄文洁。《滇诗嗣音集》收诗人二百六十余家，美不胜收，并特录杨文源《示幼子》一首。袁文揆、胡锦涛、李扬庭、范玉珊诸人佳句，在远不

遗，差强人意。此外，如严匡山桥梓、师荔扉、戴云帆、许五塘，皆绩学通儒，各有专集，未见著录。至如雷君曜之《近人诗录》正续编，各五十家，陈石遗之《近代诗钞》录自道、咸以来，至三百余家，而吾滇迄无一人入选，果皆边疆之不称骚选耶，抑亦搜采之未周也？

吾友昆明王君惕山，夙工咏吟，自留学东瀛泊归国十年间，常见其古近体诸作，辄爱讽不置，顾，犹为只鳞片羽，颇恨知之未尽。自简任最高法院推事，供职法曹，与白下诸贤赓迭唱和，而名山胜水，旧迹新情，益得友朋江山之助，遂尔琼琚玉佩，大放厥辞。综其前后所作汇为《知希堂诗钞》十九卷，余得尽读之。其高者气息雅近杜韩，出以苏黄矫健之笔，次亦不失大方家数。于是乎，始有以见吾惕山之真也。间尝与之推论群贤，研求诗道，以为作之者如牛毛，而成之者如麟角。则以信手拈毫，空疏无具，诗之徒作，固宜其不足以信今而传后也。今惕山所作如其《农民叹》、《不忍叹》诸篇，则关心民瘼也；《壬戌感事》、《日本出兵山东》、《今塞下曲》、《甲子秋感》诸篇，则系怀国事也；『未能谐俗意多违，乱时声誉未妨低』，则自检自晦之深也。《致晓秋瑞熙》诸作，则于弟兄交友，至性至情之流露也。至夫《题谭组庵诗册》云『何似湘江归去好，洞庭长作玉堂仙』，《谒中山陵》云『钟陵侈过皇王制，地下先生恐未安』则意正词工，微言婉喻，直摩少陵诗史之垒矣！然则，惕山之诗之不虚作，固自能实践其言者。

今者国势阽危，本非从容扬扈之时，矧如滇之诗人见诸《滇诗略》、《嗣音集》、《重光正续集》者已不啻汗牛充栋，而至今知之者几人，知之而能咏叹之者又几人？而吾人犹孜孜焉，为之不已，宁非大惑不解，虽然诗道之升降关乎国运之盛衰。由前之言，吾辈伏枥老骥，局促辕驹，既不能执干戈以策疆场之力，复不能运筹帷幄以效壤流之助，而惟是借笔舌以抒愤，恃空文以匡时。其取径虽纤，其用心则苦，有心世道者，固亦谅而许之乎！由后之言，则古今作者虽

多，而各人旨趣不一。其微者，不过涵咏书史，陶淑性情，得以自适其适；而其大者，则蒸为民俗，演为国风，六经之以诗冠首者以此。而传不传，犹其后焉者也。是以伊古之为诗者，但责其工不工，不问其传不传。苟工矣，亦断无不传者，如惕山之诗之工，吾知其诗钞一出，将必不胫而走，勿俟诸海内操选政者之斤斤然物色网求，又岂区域之所能限，时势之所能拘也哉！

民国第一丁丑仲冬 姚安由云龙谨序

冒广生序（一九四八年）

吾得与滇人交，其始曰吴荊其，其继曰赵樾村、孙少元，其后曰由夔举、周惺甫。之数君者，或谋面，或未谋面，要皆有文字之契通于梦魂。而王君惕山则十数年前识之于青溪社中者也。惕山负经世才，内所蕴结，恒有不可一世之概。耳目所接皆遇于心之所期，则一托之于诗。所为诗极工，知之者希，则又遁而学佛。与人处，殊落落，然遇所投契，则其真挚之情，有逾于人之骨肉者。以是知其得于诗人温厚之教深也。

始吾识惕山时，而遵义有塞方叔者，亦能诗，与惕山皆为理官，时时偕惕山来，尝夜归伤其足，吾与惕山咸有诗文慰之。又尝一夕，与惕山、方叔步月至大石桥，坐桥栏闻流水声潺潺然，相与俯仰六朝至今兴亡之迹，而太息痛恨于金壬之自振其家。届时夜半，石城士女非征逐于酒食游戏，则酣然梦睡，若不知景光之足惜者。

今读惕山之诗，辄忆旧游。而诚不意此十数年中，倭患之兴，城郭人民之涂炭，向之所谓青溪社者，其人或老、或死、或散，而各处一方；又诚不意丧乱之余，天祚中国，倭人乃有乞降之一日，政府得还故都。吾与惕山虽各在天之一涯，犹得以书相往还道劳苦。而继自今石城士女，其犹争逐于饮食游戏，或酣然睡梦否欤！

吾与惕山、方叔，其犹得余年太平，握手促膝相唱和欤。而大石桥之月色及流水声则固依然，若不知六朝至今兴亡之事者。因序惕山诗而抚然若有所思，幸举似由、周两君同一慨焉，若其诗之出入杜韩苏黄，知言君子，已有论定，则足以信今传后而无疑也。

戊子处暑节 如皋冒广生时年七十有六

题词

珠光剑气此胚胎，短什长谣振笔来。
知我者希斯我贵，倚人而重岂人才。
头风一檄弦离箭，心史千年铁不灰。
探取诗骚真髓在，老夫怀抱为君开。

——
剑川赵藩

王郎拔劍起悲歌，俯仰乾坤喚奈何。
鴻雁飛鳴安宅少，蟲沙變幻戰場多。
遨遊盡是險巇路，退處亦無安樂窩。
奚怪呻吟如杜老，平生肝胆藉消磨。

——昆明陳榮昌

十年不見王司季，兩度書來問故人。
似趙提刑詩少肉，繼錢侍御筆通神。
栖遲家衡千觴咏，俯仰乾坤一欠伸。
老我太冲慚作序，點山南望夢無垠。

——為惕山仁兄作知希堂詩序，媵以長句。如皋弟冒廣生

王子天下才，詩學獨深邃。胎息出宋唐，風骨追漢魏。
筆勢如神龍，夭矯云天際。頃刻成鴻篇，揮洒自如意。
紛華陋時賢，蒼老驚前輩。秉性復慈祥，奉佛崇敬至。
虽列廷尉中，平亭多德惠。忆昔识君初，燕都同萍寄。
倾心输怀抱，抵掌谈时事。气概横九州，偶亦及文字。

无何君南返，消息遂沉滞。江南欣重逢，须发惊看异。
垂老益相亲，谊直同昆季。献诗消永夜，步月频联袂。
访戴辄追踪，和陶略明志。三年如一日，胶漆应不啻。
今晨来告我，将暂作归计。小别亦惊心，初闻颇欲涕。
念我来江左，贤豪颇交缔。诗文相切磋，就中君独最。
兹行虽暂别，何以慰愁思。况值炎热天，偏经瘴疠地。
风波宜自慎，寒暖须深戒。滇地多风景，更喜诗人萃。
君归德星聚，唱酬定称快。他日复归来，珠玉盈篋笥。
出之以饷我，离怀庶几慰。

——
遵义寒先架

朋友论契合，迟早若前定。金陵交惕山，偶覩值觞咏。
寇氛涨弥天，书生惜性命。转徙落滇海，君我遂合并。
途遇岂偶然，驱遣孰为政。昨招饮文字，坡颖瓶共罄。
撤爵读大集，知君笃天性。忆弟诗特多，友于起我敬。
短句至坚炼，长篇亦豪横。祖宋唐不桃，得力实韩孟。
君诗自能传，固无俟不佞。醉后论并时，诗人世诟病。

心迹只自喻，疾风未改劲。远骛喜留爪，泥雪苦无证。
序诗必及事，有属必我应。兹篇敢云报，琼桃恐未称。

——闽侯李景埜

健笔凌元祐，渊源自草堂。往时冠獬豸，诗律凛冰霜。
日月悬衷皎，乾坤照眼凉。卅年离乱迹，一一见端详。

——一九三八年戊寅后学马曜谨题

尘世飘摇草木衰，忧心势欲扫阴霾。
风樯阵马烟霞色，剑气珠光山斗才。
此处追寻仍浅探，其时咳唾已沉埋。
蛟龙纵未临晴日，仰止云天枫落台。

——一九九三年蔡川右

卷一（一九〇〇年前至一九一五年）

大观楼^{〔一〕}

堤柳系轻舟，风烟^{〔二〕}独倚楼。诗心生远浦，帆影出沙洲。俯仰^{〔三〕}成兴废，湖山有乐忧。中原今板荡^{〔四〕}，孰与挽横流^{〔五〕}。

〔一〕大观楼：在昆明西郊大观公园内。清康熙间始建，光绪间重建。楼高十五米，三层方形。楼前楹柱悬孙髯翁一百八十字长联，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

〔二〕风烟：风尘。

〔三〕俯仰：比喻时间短暂。

〔四〕板荡：指政局变乱或社会动荡。

〔五〕横流：比喻动荡的时局。

游西山四首（选二首）

梁王今不作^{〔一〕}，何处避暑官？孝牛井^{〔二〕}已废，遗迹埋荒丛。左撑罗汉岩^{〔三〕}，右揽美人峰^{〔四〕}。谁施鬼斧力，神奇真化工。天惊辟混沌^{〔五〕}，石破开玲珑。山川蕴奇秘，一一能探究。夜睹月流黄，朝看日飞红。欲界^{〔六〕}有仙乡，此地将无同。

〔一〕梁王：元代忽必烈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在诸王中为一等王，比云南王地位更高。云南王镇大理，梁王管辖全省。相传昆明西山三清阁是元梁王避暑宫旧址。作：兴起，引申为传说。

〔二〕孝牛井：在三

清阁。相传明代有道人修炼，用牛驮水二十多年，牛将死，以蹄蹴岩，出水成池，虽旱不涸，后人称“孝牛泉”。

〔三〕罗汉岩：西山有罗汉峰。〔四〕美人峰：西山有“睡美人”之称。〔五〕混沌：天地未

开辟前的元气状态。〔六〕欲界：佛教所称三界中的第一界。因此界众生都贪恋食、色、眠诸欲。

太华踞山颠，华亭藏山腹。金碧妙庄严，显隐俱静肃。南北菩萨泉，远引接竹木。清磬闻上方〔二〕，啼鸟喧法曲〔三〕。岩栖有诗碣，秉烛一一读。出门不数武〔三〕，诗冢寻林麓。句留〔四〕只三日，舟子催归速。小艇荡芦花，水云画一幅。

〔一〕上方：道家所谓天上仙界。〔二〕法曲：道观所奏之曲。〔三〕武：古以六尺为步，半

步为武。〔四〕句（gou）留：停留。

五华山楼〔一〕

如此江山绕画楼，苴兰〔二〕烟景座中收。云边宿雨风吹散，天际晴岚翠欲流。金碧遐荒开汉代〔三〕，西南形势重梁州〔四〕。时非莫便夸天险，缅越沦亡费运筹。

〔一〕五华山楼：五华山在昆明城内，东有祖遍山，西邻圆通山，是昆明城区的最高点。辛亥革命后，在原址改建光复楼，为省都督府所在地。『此诗疑系一九二二年所作，因鼎革后，公在都督府任法制编修，即在此光复楼办公』（王志符）。〔二〕苴兰：云南古有且兰部落，苴兰即且兰。此泛指昆明。〔三〕遐荒：边远广阔的地方。〔四〕梁州：古九州之一。东界华山，南至长江，北为雍州。此泛指西北地区。